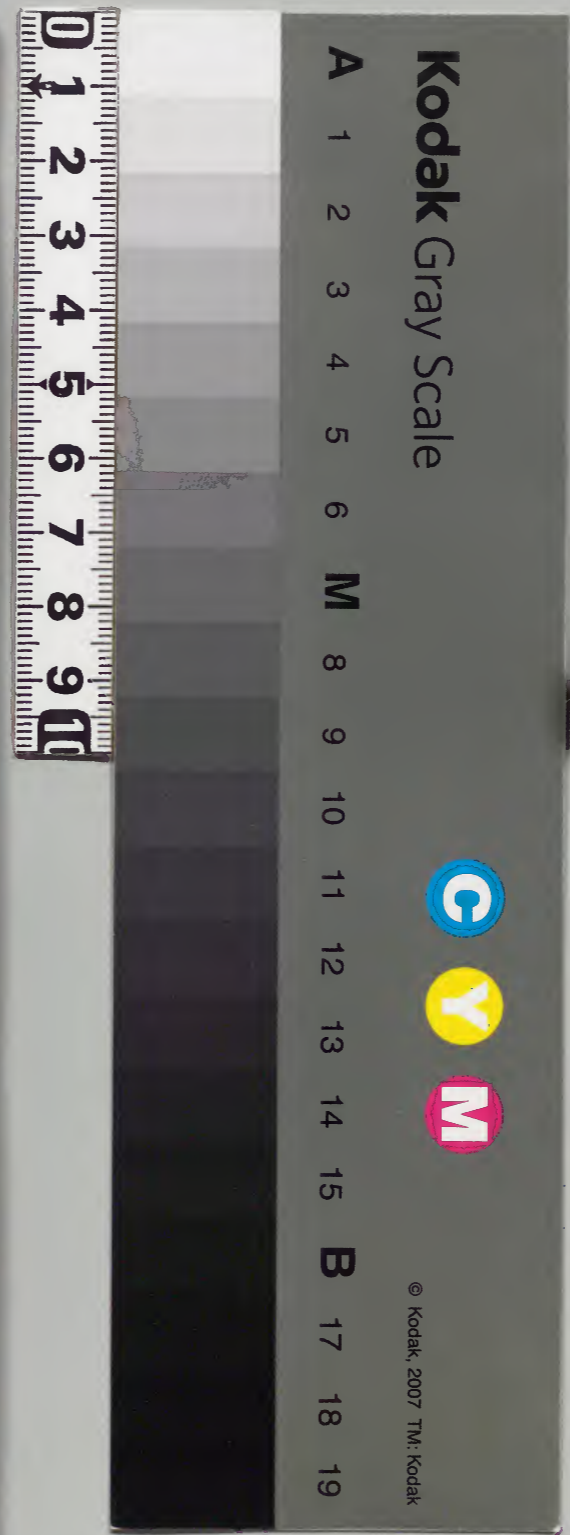


御  
五倫書  
父道  
五十四之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 16 )
函號	299 121



五論書卷之五十四

父道

御覽嘉言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有穀詒孫子于百樂号

春秋左氏傳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子之能仕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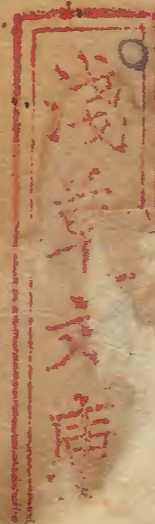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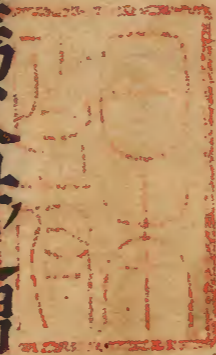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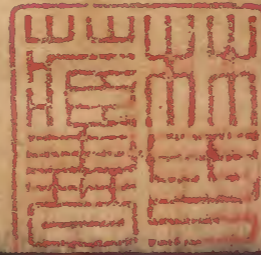
教之忠古之制也

禮記幼子常視無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

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女子許嫁笄而字○知為子然

後可以為人父○凡三主教世子必以禮樂樂取以脩

內也禮取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



成也。擇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命男鬢華女鬢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儀禮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言事。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言事。

施鬢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命。夙夜無違視諸衿鬢。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孟子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說苑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蔽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已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父母正則子孫孝慈。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

韓愈曰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取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張栻曰為人父者當循身以率其子弟身循則將有不言之威不令而從者矣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頤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父子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繩之以禮則長無不化之悔○教子有五須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善行上

父

周周公且伯禽父也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答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焉

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列國** 魯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又嘗謂鯉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曾子有疾謂曾元曾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生也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為巢魚鼈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取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漢石奮以上大夫歸老于家少子慶為內史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其兄建肉袒奮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諂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祖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  
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

疏廣爲太子太傅以年老致仕歸鄉里日以取賜金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歲餘廣  
子孫竊謂昆弟老人廣取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  
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取勸說君買田宅  
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  
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  
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驕惰耳賢而  
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化

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  
主取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書  
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歐陽地餘宣帝時爲太子中庶子授太子經元帝即位  
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  
物慎勿受汝九鄉儒者子孫以廉潔著稱可以自成及  
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帝聞而嘉之  
賜錢百萬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  
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時無郵飢寒菲飲食  
薄衣服尚可令吾寡過及病困又告之曰吾榮榮一夫

曾無同生相依其勦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取生耳

三國蜀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燥燥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莫莫身廬將復何及也

晉陶潛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豈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榮此亦人子也可善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衛總內外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及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後魏源賀為大尉疾篤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病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母傲吝母荒怠母奢越母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直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襜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唐李襲譽高祖時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吏既得廩祿散于

宗親以餘資寫書罷揚州載書數車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屢乏然真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菜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資仕進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取尚爾宜師之

王凝常居粟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山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

韋陟為吏部尚書家法備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且勤且日問安色必怡稍息則立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在公卿間家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且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且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內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柳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  
已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可  
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謚行實  
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  
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五代劉玘爲縣令其子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  
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  
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偕皆爲顯官世稱教子必曰燕  
山竇氏馮道贈之以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

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宋主且爲相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睦  
欲舉進士且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  
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每見家人服飾似  
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  
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其見焉  
高瓊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真宗嘗賜以經史瓊每  
戒諸子毋曲事勢要以斷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素旌  
鉞豈因人力哉

楊億嘗訓子弟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  
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

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取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賞緣憑籍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泰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哉

司馬池光父也光五歲時弄胡桃女兒欲為所其不得女兒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父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誑語光自是不敢誑語後光以誠授學者曰自不妄語始

包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盜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凡十四字珙拯之子也

韓億教子嚴肅第一子綜自西京倅謁告省親綜弟絳續及從弟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禪諸子坐於席隅坐中忽云二即吾聞西京有疑獄

秦讞者其詳云何綜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  
 推案索秋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  
 皆當究心大辟秦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  
 千里無取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  
 撻之諸子股栗衆賓力解方已

張昞之有女幼最鍾愛然希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  
 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許更進時昞之已  
 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女嫁呂希哲女之母乃其  
 姑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  
 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  
 耶其嚴如此

呂公著教其子希哲事事循蹈規矩希哲甫十歲

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  
 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  
 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  
 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日公著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  
 成者少矣

邵雍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  
 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  
 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  
 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胡瑗治家甚嚴閉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  
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  
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  
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范純仁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怨  
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怨已之心恕人不患不  
到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  
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承謂有爲者亦若是爾  
胡安國其子寅被召造朝安國戒之曰凡出身者必  
至誠慊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

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惡人小人吾憐  
之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黃皓耳以  
卑賤而不辭李平康立身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  
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元董俊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  
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累也  
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  
泉變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  
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  
爲不肖子取墜汝輩宜慎之

國朝王升其子瑱爲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凡爲官須

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之不能在此是好  
 治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以謙敬  
 為先進循以學業為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  
 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平思  
 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  
 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  
 非取覬也後項坐事逮繫刑部獄其書為搜獄者取得  
 以奏

太祖皇帝覽之嘉嘆良久遣使賜外白金百兩絹十匹附  
 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五倫書卷之五十四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

父道

御寶 善行

母

列國魯敬姜者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退朝朝其母  
 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  
 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夫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  
 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  
 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紵鄉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

事丞而獻功男女効績慤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妻而朝  
夕備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  
之官子懼穆伯絕嗣也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少時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  
築埋孟母曰此非取以居子也乃去舍而其嬉戲為賈  
街孟母曰此非取以居子也乃徒舍學宮之旁其嬉戲  
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  
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  
以食之既長就學而歸母問學取至孟子自若也母以  
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孟子懼勤

遂成大儒

魏芒慈母者孟陽氏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二子前事  
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矜其二  
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  
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朝夕  
勤勞以救之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何為勤勞憂懼  
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  
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  
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  
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  
世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

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

齊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吏訊之被一劊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召其母問何取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夫前妻之子也夫疾且死屬妾善養親之受人之託豈可忘之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昔言忘信是欺死者也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曰義母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之母也稷子受下吏之貨

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得之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苟得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其母王孫賈之母當齊閔王時淖齒作亂王出走賈失王之處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歸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  
祖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楚孫叔敖母有賢德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  
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

蛇者死今出遊見之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  
見之而埋之矣母曰女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勝不祥仁除百禍爾嘿矣必興於楚其後叔敖果為楚  
令尹

趙馬服君趙奢之妻括之母也孝成王時秦攻趙王使  
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女

父為將身取奉飯而進食者以千數取友者以百計  
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且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取賜金  
於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

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後括果敗秦射殺之卒  
四十萬皆降母以諫得不坐

漢王陵母楚漢相爭時陵嘗聚黨數千人屬漢王項王取  
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

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  
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陳嬰母素有賢名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強立嬰為  
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又欲立嬰為王其母謂嬰



曰自我為女家婦未嘗聞女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  
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取指  
名也嬰乃不敢為王以兵屬項梁

雋不疑母有賢行武帝時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  
還輒問不疑有取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取平反母  
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取出則怒為之不食故  
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嚴嫗者河南太守嚴延年母也延年每論囚流血數里  
河南踰為屠伯母嘗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  
見報囚母大驚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  
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

延年曰女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女愚民  
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  
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  
神明人不可獨殺吾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  
年果敗東海莫不稱母賢知

翟母者翟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辭後母西  
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從博  
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後為丞相封高陵侯既  
富貴而後母尚在供養甚篤

陵續母治家有法續為太守尹與門下掾時楚王英謀  
反事連太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及掾史五百餘人詣

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遠至京師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  
續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  
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取自調和母  
截肉未嘗不方斷釜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  
赦之

曹世林妻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有法度  
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昭傷  
諸女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厚  
宗族作女誡七章曰卑弱曰未婦曰敬慎曰婦行曰子  
心曰曲從曰和妹昭諸女各寫一通馬融善之令  
女習焉

范滂母有賢行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其  
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  
歸黃泉存亡各得其取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  
考可善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  
女為惡則惡不可為使女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  
莫不流涕

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一子而前妻四  
子以母非取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  
兼倍取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  
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

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瘳呼三弟謂曰繼  
 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  
 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  
 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  
 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循草旬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趙苞母就養遼西為鮮卑所掠苞舉眾出戰賊出母以  
 示苞母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  
 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破賊母卒遇  
 害

姜氏母者撫夷將軍姜叙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  
 涼州刺史韋康叙時屯壘城母亦在焉叙蒞子場

康從事陰欲為康報仇過歷候叙言康被害及異中  
 難母聞之謂叙曰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耻  
 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  
 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叙進兵攻超超自出擊叙至  
 歷無備執叙母母怒罵超超殺之事實詔令褒揚

三國 魏羊琇母辛氏有才鑿鍾會為鎮西將軍請琇為祭  
 軍母曰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戒之軍旅之間  
 可以濟者惟仁恕平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盡  
 忠於國在職思其司在義思其取立無貽父母憂患  
 而已後會至蜀果及琇竟以道全身  
 吳孟仁之母遣仁從南陽李肅學為作厚褥大被或問

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  
與氣類接也仁為驃騎將軍朱掾軍吏將母在營既不  
得志又夜兩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曰但當勉之何  
足泣也掾亦絀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捕魚作  
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  
也且深戒之

晉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  
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  
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  
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  
女當捨生勿以吾老為慮也仍質其衣服環珮為資

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交勝已者  
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  
母乃徹卧臥新薦自坐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餼  
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  
梁以一坵鮓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尔為吏以官物  
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憂矣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  
之并以其書付焉其後適韋氏生逞夫卒逞幼宋氏晝  
則樵采夜則教逞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王符  
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博

士盧壺進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綴正經粗集  
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違母宋氏傳其父  
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  
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  
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南梁王僧辯母魏氏性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  
之初僧辯以罪下獄夫人流淚徒行謝罪及僧辯免夫  
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  
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  
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堂  
婦人也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具  
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人白其母母曰  
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  
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  
召其母入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未  
及旬自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  
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  
聽之終以孝聞

隋鐘士雄母蔣氏士雄初為陳伏波將軍陳以士雄嶺南  
酋帥慮其反覆質蔣氏於都下及隋平江南欲以恩義  
致之乃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等作亂舉兵

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汝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汝前士雄遂止復為書見諭子茂等以榻榻子茂不從尋為官軍取敗朝廷聞而嘉之封蔣氏為安樂縣君

鄭善果母崔氏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善果以父死王事方數歲罷開封縣公年十四為魯郡太守每出聽事母輒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對談笑若行事不久或妄瞋怒即還堂泣不食善果歸伏床下乃謂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徇國望汝副其心汝不知禮訓何以負荷忠臣之業

童子龔茅土至方伯安可妄加瞋怒墮於公政或內家風以亡官爵外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又恒紡績夜分乃寐善果曰兒秩俸幸足何勤如是母曰此秩俸乃天子報尔先人之忠當散贍族姻何可獨擅其利且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太夫士妻各有取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善果由此克己彌為清吏

唐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貨貨盈行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取從來必出平祿廩則善

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取守以清白名

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曾孫家法嚴肅儉約教諸子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令不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自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太將為請不許皆泣謝迺罷由是一軍遂定

宋蘇易簡母薛氏賢而能教易簡參知政事太宗召其而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哭對曰

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帝顧左右曰真子母也寇準母太夫人性嚴準少時不循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每不勝怒舉稱鑿技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為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別當孔道過客以兇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墮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歐陽脩幼失父其母鄭氏親教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脩書字嘗謂曰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

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當用此語循服之終身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敢有觸忤禍隨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捨身以報國恩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取之於是受命

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駁上虎

韓賢母者韓肖胄之女也肖胄琦之曾孫紹興三年以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將適金其母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忽聞言及人之長短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而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張奎母宋氏嘗親教奎與其次子九讀書客至輒於窓



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饌或閑話諧  
譏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  
欲答之遂不復飲終身

元姚天福母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  
爾忘私委質為臣當整衣裏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  
恤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  
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  
以聞世祖歎曰天福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  
古人中求之

薛閣母姚里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里氏入  
奏會世祖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更符

其衆及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等見帝于河西詩  
薛閣嚴爵帝曰薛閣從朕征西域積功為拔都魯不可  
遣當令善哥嚴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閣者留哥  
前妻所出當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  
倫竊以為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閣嚴爵

拜任母怯烈氏有賢操拜任為太常禮院使年方二十  
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母厲聲呵之曰官事  
不洽若爾所為豈太人事耶拜任深自克責一日入內  
侍宴英宗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汝當  
日益戒懼無耐于酒拜任之賢母之訓也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字俱幼閨夫

病且死囑柴氏以二子柴氏鞠之無異心閨夫死家事  
日繼柴氏辛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中賊犯晉寧時  
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連  
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  
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  
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取出訊之他囚始得  
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  
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并二子  
俱釋之時人皆以爲難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伯叔

漢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

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  
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采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  
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  
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清濁無取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救之士取謂刻  
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二子並譏議通輕俠客故接  
切戒之

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  
財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取治意取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累取服食身口取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許荆許世升父也世嘗報仇殺人然家會聚操兵至荆家欲殺世荆時為會稽郡掾從府休歸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忍令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然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張範字公儀漢末之亂其子陵及其弟承之子戩俱山東賊取得範直請前請一子賊以陵還範謝

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

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曹操聞而嘉之以範為議師

晉庾袞兄之孤女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若為箕

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

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

也故賜以此匪謂之為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鄰鑿直永嘉喪亂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飯之時

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獲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

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取存鑿於是獨往食

訖以飯著兩頬邊還吐與一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

至議軍翼為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

歸席苦心喪三年

鄧攸為晉右僕射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狹鄧伯道無兄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荀崧從弟旭薨早亡一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已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廢欲以崧子嚴封崧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南宋王僧虔為武陵太守携諸子姪以

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之問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取生吾實懷其兄之能不宜忽之若此子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齊劉靈哲為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兄子景煥為魏取獲父懷珍卒當嚴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無容越當茅土乃傾產贖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為遣使請之魏人送以還嚴懷珍封爵朝廷義之

後魏房亮太和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廉稱時潯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已子而請以弟之子起為奉朝請士論稱之

宋范質為宰相從子景嘗來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  
 戒尔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  
 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尔學立身莫若勤道執嘗聞  
 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尔遠  
 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與與茅  
 鳴宜鑑詩人刺戒尔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  
 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尔勿嗜酒狂  
 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  
 皆可記戒尔勿多言多言眾取忌苟不慎遲機災厄  
 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  
 契恣然從是生風波當時起取以一矣遠錄

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若往往  
 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  
 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不羈  
 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  
 冰躡之唯恐墜爾曹當閱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  
 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  
 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  
 還先萎遲遲礪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除青雲難  
 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歐陽脩與其姪通理書曰歐陽氏累世家朝廷官祿吾  
 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如有差使盡

心向前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  
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關  
此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取除飲食  
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

范鎮兄鑑卒于隴城無子鎮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  
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  
兒亦必然已而果然遂携以歸名曰百常

元朱顯姪彥助等幼孤自祖宗來分財異居已五十餘年  
至是顯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况彥助孤弱如  
此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與姪同居

叔母

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學嘗作

進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  
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子與母三  
徙以成仁曾氏享家以存教豈我居不下隣教有取闕  
乎俯身薦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  
激就學勤力不怠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號玄晏先生

